

杨利民戏剧中的大庆精神与铁人精神文艺谱系

李琪

大庆师范学院文学院，黑龙江大庆，163712；

摘要：本文以剧作家杨利民的戏剧创作为研究对象，系统探讨其作品中大庆精神与铁人精神的文艺表达谱系。杨利民通过塑造普通石油工人、基层建设者、油田知识分子、铁人等典型人物形象，将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具象化为可感可触的生命实践。从《黑色的石头》中“硬汉气质”的生成，到《地质师》中家国情怀的书写，再到《大湿地》对生态意识的反思，其人物塑造呈现出由体力奉献向智慧担当、由工业颂歌向生态关怀的演进轨迹。同时，作者提炼出“精神意象五步转化法”，揭示杨利民如何通过物质符号（如钻井杠杠）、行为符号（如人拉肩扛）与制度符号（如三老四严）的艺术重构，实现精神价值的审美升华。研究表明，杨利民的戏剧不仅传承了红色工业文化的基因，更在新时代语境下推动了大庆精神与铁人精神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中国主旋律文艺创作提供了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的范本。

关键词：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杨利民戏剧；文艺创作谱系

DOI：10.64216/3080-1494.25.09.061

1 杨利民戏剧主人公形象的构建

杨利民是中国当代戏剧的重要代表，他的作品始终扎根于东北工业文化的深厚土壤，聚焦于普通劳动者的精神世界与命运变迁。他通过对石油人个体命运的书写折射出时代精神的演进。在这些人物身上，凝聚着坚韧、担当与牺牲精神，承载着深厚的家国情怀与生态伦理意识。现从以下三个维度切入，系统解析杨利民戏剧中主人公形象的塑造路径及其精神内涵。

1.1 从工人到英雄：《黑色的石头》中“硬汉气质”的生成机制

话剧《黑色的石头》以松辽平原石油大会战为背景，塑造了油田工人群像：地质员柳明、架子工老兵、钻工大宝子和大黑、司钻石海、钻井勘探队队长老秦……在这些性情各异的工人中，老秦这位在年轻人眼中“落伍”的形象，以悲剧性牺牲的结局深刻诠释了“硬汉气质”的精神实质。这种气质并非天生的勇武或偶然的壮举，而是在风雪肆虐的荒原、简陋艰苦的生活条件与国家能源建设的紧迫任务中，经由一次次身体极限的挑战与精神信念的砥砺逐步锻造而成。

秦队长面对井喷险情、设备匮乏、严寒酷暑以及长期与家人分离的孤独，始终坚守在生产一线，用双手守护油井的平稳运行，以血肉之躯筑起能源安全的防线，展现出强烈的使命意识与无畏的牺牲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硬汉”形象并非单向度的刚

强符号，而是融合了坚韧意志与细腻情感的复合人格。他对待年轻队友的包容，对待女儿婚恋抉择的无奈，流露出深沉的情感波澜。这种“外刚内柔”的性格张力，使人物超越了刻板的英雄模板，更具人性温度与艺术感染力。老秦的坚守轨迹，将“大庆精神”与“铁人精神”具象化为一种融入日常劳动、渗透生命选择的价值实践，完成了从“平凡工人”到“时代英雄”的精神蜕变。《黑色的石头》由此不仅记录了一代石油人的奋斗史，更在舞台上建立起一座关于忠诚、奉献与男子气概的精神坐标。

1.2 家国情怀的深层书写：《地质师》中爱国创业精神的戏剧表达

《地质师》以新中国地质勘探事业为背景，通过一位普通地质师洛明（绰号骆驼）跨越数十年的人生轨迹，构建了一幅在荒原与风沙中追寻国家资源命脉的精神图景。洛明的勘探历程，是一场以生命丈量国土、以忠诚书写信仰的精神远征。杨利民通过对主人公内心世界的深刻开掘——如对科学理想的坚守、对集体使命的忠诚、对家庭亲情的隐忍与牺牲——将个体生命的微光融入国家建设的宏大叙事，实现了家国情怀的深层书写。

洛明在面对恶劣自然环境、技术条件匮乏、政治运动冲击乃至病痛折磨时，始终秉持“为祖国找矿，为民族立碑”的信念，以沉默而坚韧的姿态坚守在勘探一线。

这种甘于寂寞、无私奉献的品格，正是“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在地质战线上的延伸与回响。剧作通过大量富有张力的独白、梦境片段与时空交错的结构设计，揭示出爱国并非宏大的政治修辞，而是体现在每一次驻足测量、每一行地质笔记、每一次放弃返城机会中的具体选择。

1.3 生态意识与工业文明的对话：《大湿地》中人物关系的象征意蕴

进入新世纪，杨利民的戏剧视野从单纯的工业颂歌转向对发展代价的深刻反思。《大湿地》是其生态主题的代表作，通过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复杂关系的描绘，展现了工业文明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张力。剧中，油田开发与湿地退化构成核心矛盾，而围绕这一矛盾展开的人物关系网络，则成为多重价值观碰撞的象征场域。

主人公老耿是湿地生态的守护者，其身份映射出现代建设者在发展与保护之间的伦理困境。剧中不同角色——如坚持开发的管理者、坚守生态的科研者、依赖湿地生存的渔民——代表着不同的利益诉求与价值立场。他们之间的冲突，象征着人类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重新审视与自然的关系，走向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

《大湿地》所体现的生态意识，是对传统大庆精神的创造性转化与时代升华。在“绿色发展”成为国家战略的今天，该剧通过人物命运的变迁，呼吁一种更具前瞻性和责任感的“新工业文明观”，使大庆精神在新时代语境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综上，杨利民戏剧中的主人公形象，既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工人阶级的精神写照，也是民族精神谱系的生动载体。从《黑色的石头》中的英雄悲剧，到《地质师》中的家国担当，再到《大湿地》中的生态觉醒，其人物塑造呈现出由“硬汉”到“智者”、由“奉献”到“反思”的演进轨迹。这一过程不仅丰富了中国当代戏剧的人物画廊，也为理解大庆精神的多维内涵提供了深刻的文学镜像。

2 杨利民戏剧中大庆精神与铁人精神的文艺表达

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精神坐标之一，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不仅镌刻着新中国工业自立自强的历史印记，更在持续不断的文艺书写中被赋予丰富的审美意蕴与时代内涵。它们是特定历史条件下集体奋斗的产物，也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品格的集

中体现。从20世纪60年代的石油大会战到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转型，这两者始终作为国家认同、民族意志与工人阶级精神风貌的重要象征，在文艺形式中不断被再现、诠释与升华。

2.1 杨利民剧作中铁人精神的艺术化再现

如果说大庆精神是一种群体性的精神气质，那么铁人王进喜则是这一精神最富人格魅力的具象化身。他“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豪迈誓言，以及跳入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的壮举，早已超越个体事迹，升华为一种民族奋斗精神的象征符号。

杨利民以其深厚的生活体验、现实主义的创作立场和诗性化的艺术表达，对铁人精神进行了深刻而富有感染力的艺术再现。他并未将王进喜简单塑造成一个“高大全”式的英雄，而是通过细腻的心理刻画、真实的生活细节与富有张力的戏剧冲突，还原了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铁人”形象。

在《铁人轶事》中，杨利民巧妙运用回忆、独白、内心独语等戏剧手法，展现王进喜在身体病痛、家庭牵挂与工作压力之间的挣扎与抉择，使英雄形象更具人性温度与情感深度。同时，他注重通过群体群像的塑造——如工友间的生死与共、师徒间的精神传承、夫妻间的情感羁绊——来凸显铁人精神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生长于集体奋斗的土壤之中。

尤为可贵的是，杨利民善于通过典型情节的设计传递精神内核。例如，在井喷危机中挺身而出的瞬间，在技术攻关中坚持“土法上马”的智慧，在面对上级批评时仍坚守一线的倔强，这些情节增强了戏剧的观赏性，使“铁人精神”实现了从历史事实到审美体验的转化，完成了精神价值的诗意传达。

2.2 新时代背景下杨利民戏剧对大庆精神与铁人精神的新诠释

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庆精神与铁人精神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与拓展。杨利民的后期剧作转向油田知识分子这一新兴群体，通过塑造具有科学素养、创新意识与人文关怀的新时代建设者形象，实现了对大庆精神与铁人精神的创造性转化。

在《地质师》等作品中，主人公多为石油院校毕业的技术人员或科研骨干，他们既继承了老一辈“爱国、奉献”的精神基因，又具备现代科学思维与国际视野。

他们面对的不再是简单的体力劳动与自然抗争,而是技术瓶颈、生态危机、产业转型等复杂问题。《地质师》中的洛明,用毕生心血绘制油田地质图,其“用数据说话”的严谨态度体现了“求实”精神的现代延续;而他在病痛中仍坚持工作的执着,则是对“奉献”精神的深情诠释。

杨利民通过这些人物的内心挣扎与选择,揭示出新时代铁人精神已从“拼命硬干”走向“智慧担当”,从“体力奉献”升华为“创新驱动”。他们不仅是技术的实践者,更是精神的传承者与重塑者。这一形象转型表明大庆精神与铁人精神并未因时代变迁而褪色,反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更具现代性的表达方式。知识分子作为新时代的“精神铁人”,正在以科学精神、责任意识与家国情怀,续写着中国工业文明的新篇章。

综上,大庆精神与铁人精神作为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精神丰碑,其生命力在于不断被重新诠释与艺术化表达。杨利民既忠实记录了历史的辉煌,又敏锐回应了时代的变迁。从对铁人王进喜的深情礼赞,到对油田知识分子的精神刻画,到对湿地保护者的悲情讴歌,他的作品完成了从“英雄叙事”到“时代精神”的升华。在新时代的语境下,唯有通过文艺的持续创新,才能让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真正“活”在当下,激励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勇毅前行。

3 杨利民作品中的精神原型与艺术符号

在中国工业题材文艺创作的发展脉络中,大庆精神与铁人精神构成了一个持续演进、不断再生的精神—文化谱系。这一谱系承载着特定历史时期国家工业化进程的集体记忆。杨利民的戏剧扎根油田生活、深植工人阶级情感,在这一谱系中占据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位置。他的作品不仅是对历史经验的艺术再现,更是将抽象精神具象为可感可触的艺术符号的创造性探索。

3.1 物质符号的升华: 钻井杠杠如何成为奋斗精神的象征

在杨利民的戏剧世界中,诸如钻井杠杠、泥浆泵、地质图、油罐车等日常生产工具不仅是舞台布景或情节道具,还被赋予深刻象征意义的物质符号,承担着连接现实与精神的桥梁功能。其中,“钻井杠杠”最具代表性——它是石油工人手中最普通的劳动工具,是撬动荒原、征服地层的力量象征,在反复的舞台呈现中逐渐升华为一种关于坚韧、拼搏与集体意志的视觉隐喻。

这种转化并非自然生成,而是通过精心设计的艺术编码过程实现的。在《铁人轶事》中,主人公王进喜手持杠杠指挥作业的定格画面,配合低沉有力的旁白与鼓点节奏,使这一动作脱离具体劳动场景,成为英雄气概的仪式化表达。这种“物—人—情—志”的递进式书写,使得原本沉默的工具获得了叙事动能与情感重量。

更深层次上,这类物质符号的象征化,根植于中国工人阶级“以物载道”的文化传统。它们不仅是生产力的体现,更是劳动者主体性的外化。当观众凝视那根沾满油污却依然挺立的杠杠时,所看到的已不是一件工具,而是一代人用血肉之躯托举国家命运的精神图腾。

3.2 行为符号与制度符号的舞台重构: “人拉肩扛”与“三老四严”的艺术转化路径

物质符号是精神的“物化载体”,行为符号与制度符号则是精神的“实践形态”。在大庆精神的原始语境中,“人拉肩扛”体现的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姿态,“三老四严”代表了一种高度自觉的职业伦理与组织文化。这些符号构成了大庆精神的核心行为范式与价值准则。杨利民将这些符号“搬上舞台”,通过戏剧化重构,使其在情节推进与人物塑造中焕发新的生命力。“人拉肩扛”被处理为一场极具仪式感的群舞段落:数十名演员肩扛钻机部件,在风雪中缓慢前行,配合呼号声与打击乐,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与情感共鸣。这一场景超越了历史复现的层面,升华为一种关于集体意志的审美表达,使观众在感官震撼中体认到“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精神力量。

对于“三老四严”这一制度性符号,杨利民则采用细节化叙事策略予以呈现。例如,在《地质师》中,主人公因坚持重测一组数据而被严重冻伤。这一看似微小的情节,实则是对“严实作风”的具象演绎。此类艺术转化的意义在于:它使抽象的精神原则获得了可传播、可体验、可认同的剧场生命,从而在当代观众心中建立起对大庆精神的情感连接与价值认同。

3.3 精神意象的五步转化法: 新时代叙事的创作方法论建构

基于对杨利民戏剧创作的系统分析,我们可以提炼出一条清晰的“精神—艺术”转化路径。本文将其概括为“精神意象五步转化法”,即:原型提取:从历史实践中提炼具有代表性的精神原型(如“铁人”“老会战”

“第一代地质师”），明确其核心价值内核（如奉献、求实、担当）；符号具象：将抽象精神分解为可感知的物质、行为或制度符号（如钻井杠杠、人拉肩扛、三老四严）；情境还原：通过典型场景与冲突设计，将符号嵌入具体叙事语境（如井喷抢险、技术攻关、家庭牺牲）；情感赋能：借助人物心理描写、对话张力与舞台调度，赋予符号以情感温度与人性深度；价值升华：在高潮或结尾处完成符号的象征跃升，使其超越个体命运，指向普遍精神价值（如民族复兴、时代使命）。

综上，杨利民的戏剧创作，本质上是一场关于“如何让精神可见、可感、可传”的艺术实验。他通过对物质、行为与制度符号的创造性转化，构建起一套完整的大庆精神—艺术表达谱系。这一谱系不仅记录了一个时代的光荣与梦想，更为新时代文艺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启示：唯有将崇高精神扎根于真实生活、具象于生动符号、升华为审美体验，才能真正实现“精神不灭，薪火永续”的文化使命。

参考文献

- [1] 忽培元：《大庆文艺精品丛书·戏剧卷》[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
- [2] 忽培元：《大庆文艺精品丛书·文艺评论卷》[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
- [3] 杨利民：《戏里戏外的事情》[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
- [4] 杨利民：《杨利民剧作集》（上、下）[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
- [5] 孟久成：《脊梁》[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9.

作者简介：李琪（1974—），女，吉林四平人，副教授，文学博士，大庆师范学院文学院教师，从事地域文学、儿童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2025 年度大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文艺创作谱系研究”（DSGB2025076）。